

# 韩国人在想什么Ⅲ

〔韩〕李圭泰 著  
宋晔辉 译



# 在想什么 III

青  
宋  
晖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国人在想什么 / (韩) 李圭泰著 ; 赵莉等译.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 - 7 - 305 - 10304 - 9

I. ①韩… II. ①李… ②赵… III. ①民族心理—研究—韩国 IV. ①C955.3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5792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出 版 人 金鑫荣

邮 编 210093

书 名 韩国人在想什么  
作 者 李圭泰  
译 者 宋晔辉  
责任编辑 戚宛珺 沈卫娟

编辑热线 025 - 83753947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7.25 字数 144 千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0304 - 9  
定 价 88.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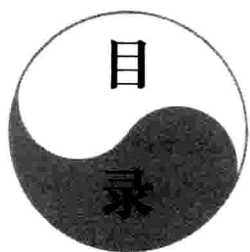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殊途同归

# 1

- 002 韩国人的幸福论
- 005 严格的契约社会
- 008 分持镜子的爱情故事
- 012 故乡是永远的港湾
- 014 坐在后排的心理
- 016 不是“艺术”是“风流”
- 018 胡椒文化圈和发酵文化圈
- 021 月亮的精气是多产能力的象征
- 023 什么是最理想的教育方式？
- 027 殊途同归
- 033 等级制称谓猖獗的社会
- 036 西方人严格的下班时间
- 039 慢慢的印度列车旅行
- 044 韩国人的灰色地带
- 049 柏林的秋夜
- 053 韩国人的“云雾”前置词
- 056 东西方的时间感觉

# 2

## 幸福与不幸只隔一张纸

- 062 反抗的赞美

- 065 贫穷是结果主义的必然
- 069 山茶花变红的理由
- 071 东方人含糊的契约观
- 074 怎能仅仅向前看 10 年
- 077 洪氏的接吻冲击
- 082 人需要多大的空间？
- 087 韩国在学问上没有重大业绩的原因
- 089 韩国人和自然的密切关系
- 092 夫妻之间
- 094 一刻钟主义
- 097 幸福与不幸只隔一张纸
- 100 是人情关系还是契约关系？
- 108 韩国人的缓冲时间
- 111 定居民族的同质空间
- 115 在火车里得连袜子都脱了……
- 118 普洛克路斯忒斯的床



### 3

## 比起不安分的冒险,选择安全第一主义

- 122 比起不安分的冒险,选择安全第一主义
- 125 织女给人洗脚的境界
- 128 重视家庭聚餐的国家

- 131 说“像我这样的人……”的心理  
133 凡是聚会都是有名分的  
135 时间的经济价值  
137 东西方的海是不同的  
143 应该怎样生活？  
145 严厉的德国父亲  
147 没有信用的社会  
151 从一开始就放弃，心里才舒服吗？  
154 电力机车的火夫  
156 韩国人的对酌文化  
161 时间的圆环形象  
163 自然的变化与人事的感应  
166 缺乏等待的美德的国家

## 4

### 一举两得

- 172 拒绝摩擦的风潮  
175 被宠坏的韩国人  
181 通过文学的情感宣泄  
183 孩子们的誓约行为  
186 形形色色的时间文化  
189 人工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191 韩国人和美国人的感冒处方  
193 一举两得

- 196 移动性民族的异质空间
- 199 每个民族的自然都不同
- 201 子女教育是人生的唯一目标
- 203 不论做什么,只有快点做才安心
- 207 韩国人是自然的人
- 212 西方文化的本质是人与自然的对决
- 216 不同文化引起的差异悬殊的空间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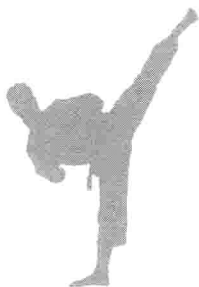
# 1

## 殊途同归





## 韩国人的幸福论



西方人喜欢使用“幸福”这个词，而韩国人却不经常用，原因何在？难道是因为幸福离西方人很近，而离韩国人却很远吗？

主要原因在于西方人认为幸福是“创造的产物”，而对于韩国人来说——“幸福不是靠自身的努力获得的，而是某种绝对的力量所给予的”这种想法占主导地位，这就是二者的差别。因此，在韩国人的意识结构中“顺应天命”的概念非常重要。

《旧约》上说，上帝创造了亚当之后摘取了亚当的一根肋骨创造了夏娃，然后又用六天时间创造了世界万物。正是如此，欧洲的神是进行创造的创造神，而韩国的神是既成的成神。

熊吃了一捆艾草和二十颗大蒜，躲避日光而变成了檀君的母亲——熊女，这就是韩国的建国神话。自古以来，比起创造的产物，韩国人更重视“自然而然”的东西；比起对某种对象进行创造，韩国人更倾向于依靠自然的力量。

正如开花结果，世界是自然而成的，人生也是如此。韩国式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就由此刻画出来：怎么过都是一辈子。人在道德上成



熟时被称为“成人”，像考试合格这样的人为之事也被韩国人附加上命运的因素，称之为“考成了”。成达官、成富人、成佛……比起认为成功是靠努力或靠意志的结果，韩国人不排斥把这一切归之于宿命或者命运使然的思考方式。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像这样一切都顺其自然的理念看作是缺乏个人主体责任感的消极姿态。换言之，比起某个像神一样伟大的人创造的世界，或科学技术创造的世界，韩国人认为山川草木以及每一个个体都顺其自然的世界更美好。对于韩国人来说，幸福的概念也是顺其自然的，既不是费力求得的，也不是自己创造的。

在南道山区说某个人过得好或者发了财、有什么好事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变得幸福了的时候，就用“成了的样子”这个词。如果说“看那个人成了的样子！”就等于说那个人看起来很幸福。可是，遭遇什么不幸的时候也用“成了的样子”这个词。如果听说谁家丧子，也咂舌感叹说“成了的样子，有什么办法呢”。这和“八字所管”这个词也是一脉相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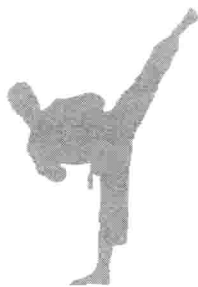
韩国人用同一个词表达“幸福”与“不幸”这两个相反的概念。这在合理化、具体化的西方社会是无法想象的。但是这种看似不合理的单词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生的幸与不幸都是从“顺其自然”这个源泉思考出发的。



“成了的样子”就是顺其自然、逐渐变成的样子。幸福与不幸不过是这流动着的“逐渐变成的样子”中某一点的表现。正如命是天注定、幸与不幸是天之所管，这一点就是韩国人的幸福观的特性。

由于幸与不幸的流动的连接性，韩国人感觉幸福的时候也会不知不觉地担心不幸。因为那“成了的样子”既是“幸福的成了的样子”，同时也可能是“不幸的成了的样子”。所以我们或许也可以说韩国人是丧失了幸福这个概念或单词的不幸的民族。

# 严格的契约社会



韩国人在想什么 (3)

한국인의 의식구조



殊途同归

我有个亲戚在美国纽约经营某韩国公司的分公司。他为了搬家,请求熟悉当地情况的美国员工帮他打听房子。这个 50 多岁的美国女职员长期和韩国人一起共事,已经有些韩国化了,她也经常帮助新上任的韩国员工做些私事。

可是到了发工资那天,这个女职员脸色苍白地走进经理办公室,因为她发现发到手的工资比平时少了 35 美元。她去问了负责会计工作的美国职员减薪的理由,答复是因为她连续两天离开工作岗位 4、5 个小时,所以就把她缺席时的工资扣除了。

但是她并非无端缺席,而是奉经理之命去给经理找房子。这位中年女职员认为这是经理的命令,故此也应该算是工作范围的延伸。而会计认为这是合同以外的私事,不能算作工作,所以才发生了这种情况。

经理找来会计科的人,说找房子这件事也算是工



作,让会计科的人给她补发 35 美元。话音刚落,会计就说这是违反合同规定的,这件事的性质不是经理可以决定的,如果经理非要这么做的话,他就辞职,说完扭头就走了。

这样的事在韩国是绝对不会发生的,但是在美国就有可能发生。在西方绝对不可以干涉别人的事,哪怕是给予忠告或者帮忙也不行。在仓库负责挑选商品的员工和负责把选好的商品包装起来的员工一起工作的时候,即使一个人忙、另一个人闲着,闲着的人也绝对不会去帮忙的人工作。

在韩国如果包装进展不顺利,就得帮着包装,这是常识。如果自己的事情都做完了,也要看看周围其他人的进展情况,竭尽所能帮助别人工作。除了自己分内的工作以外,还要主动寻找自己应该做的事、值得做的事去做。

在西方当某个部门的职员全都离开座位去开会时,如果连续有电话打来,即使其他部门的职员恰巧到这里办事,他们也绝对不会去接电话,如果觉得烦就干脆把听筒摘下来。这种在韩国公司绝对不会发生的事,在西方公司里却十分常见,他们的员工只做分配给自己的事就行了。

这种和韩国完全不同的劳动惯例究竟是从哪儿、因为什么原因而开始的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西方的劳动惯例是契约关系的。西方的经营方式与韩国不同,是以严密的契约关系为基础形成的。西方的各行各业都有着严格的区分和规定,以固定的合同为基准的西方的劳动惯例不可能和韩国的一样。

在西方雇佣的时候,雇主和被雇佣者签合同。内容对被雇佣者



从事的行业、职务、佣金、待遇、劳动时间、休息时间、休假、退休金、投诉、晋升年限等都做了细致的分类，在这样的合同上签字，合同才生效。

可是在韩国，成为公司的一员，也就是作为“one of them”，就要在不给别人添麻烦的同时，还要在工作上互相帮助。虽然职责和从事的行业是固定的，责任的界限却是一个范围广阔的缓冲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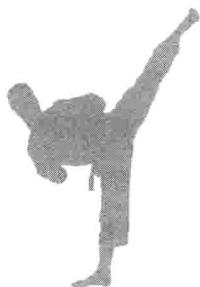
因此，西方人的界线是锋利的警戒线，而与之相反，韩国人的界线是柔和的区域(zone)，所以可以自然而然地渗透到别人的领域中去。韩国人做工作不像西方一样一定要和薪水、待遇直接挂钩。即使签合同也只是程式化的，实际上不会受到合同里条条框框的约束，而是以这些条条框框为中心扩展延伸出广阔的缓冲地带。

不仅仅是涉及雇佣关系或者法律意识上的契约关系，定义所有韩国人的意识结构或者行为方式特点的时候，契约观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也就是说线性的契约观和区域性的契约观是导致西方人和韩国人信仰、宗教、买卖、约定等一切意识和行动差异的主要原因。了解这种契约观的差别也是识别韩国人意识结构特性的方法。



## 分持镜子的爱情故事



《三国史记·列传》记录了新罗真平王在位时，庆州栗里的薛氏女子与名叫嘉实的青年的爱情故事。

薛氏女子年迈的父亲被征发到边疆服兵役。他年老患病无法领命，可是又没有儿子可以代替他。这时，一个一直思慕着薛氏女子的青年自告奋勇地说他愿意替薛氏的父亲去服兵役。这个青年名叫嘉实，他虽然贫穷但是品行出众。薛氏女子的老父亲非常感激嘉实，提出把女儿嫁给嘉实为妻，婚期定在服完兵役之后。在嘉实临行前，为了表示不变的决心，薛氏女子和嘉实将镜子一分为二，两人各执一半作为信物。

服役期为三年，而过了六年嘉实也没有回来。薛氏女子的父亲等不及了，定下日子要把她嫁给别人。为此，薛氏女子决定逃走，坚守和嘉实的约定。她抱住嘉实留下的爱骑失声痛哭。这时，嘉实奇迹般地出现了，但是他的外貌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嘉实拿出半面镜子和薛氏女子的镜子拼在一起，这个新罗时代的爱情故事终以幸福的结局收场。





除了镜子,刀也可以被分开作为信物。在此,我们引用已故李弘植博士的论文中关于短剑之约遗风的一段话。

“我国在许多地方都发现了像蝴蝶结模样的十字形石器遗迹,长期以来我们都不知道它的用途和用法。可是后来在乐浪遗址出土了和它一模一样的青铜制品。我们由此可以认定它是装饰在青铜剑剑柄末端的附属品。对于这种十字形的剑柄断片多的原因,专家认为这种缺损不是偶然的,很多剑柄断片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有故意折断的痕迹,并且也确实发现过折断的剑柄的另一端。”

所以似乎可以推测它是摘下来做信物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认为韩国从石器时期起就有了切分整体的一部分作信物的习俗。

约定或者契约的神圣保证习俗也可以以“誓石”的形态呈现。

那是一千三百多年前的事。两个英俊的新罗少年畅谈未来,他们发誓一定要遵守自己的诺言,他们希望能够从更高的权威那里得到对约定的保障。

所以两个少年就像其他新罗人做的那样,来到庆州南泉、北泉、西泉相交汇的金丈台前的浅滩边。在那里,他们选取一块扁平的石头记下了约定的内容。

“壬申年6月14日,我二人一同祈祷,并把它记录下来向天发誓。从现在起三年之内,我们会坚守忠